



心中有爱,传承就不是梦

◆ 叶青

新闻背景

前不久,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共有 29 项遗产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让我想起 2014 年被联合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湿拓画,最近在网络上大火。原因是一位年轻画家使用这一曾濒临失传的技艺创作了一幅梵高自画像,视频在脸书上爆红……

加利普正在水中作画



湿拓画作品

言论

他复活了600多年的技艺

水中作画是一门 600 年前就出现了的艺术。当水中被画师洒、注、泼、点上各种颜料,轻轻地拉,慢慢地引,然后轻轻地、轻轻地放上一张大小合适的纸,再轻轻地按一按、挤一挤,让纸完全贴住水上的颜料,别动,让它息一会儿,再轻轻地、轻轻地往自己怀里拉!哗!一张活灵活现的画就成了。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中画!

展现神奇的是一位刚过而立的土耳其小伙子,叫加利普·艾(Garip Ay)。他 16 岁那年,跟随父亲看到一位老师傅的水中作画表演,就对湿拓(Ebru)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决定跟着师傅。师傅对他说:“你的眼告诉我你热爱,我要告诉你当你坐在 Ebru 画盆前,你必须对这份艺术倾注你的全部,你的专注和耐心。只有你心如止水、万念俱寂,你的心境平和了,画盆里才会诞生美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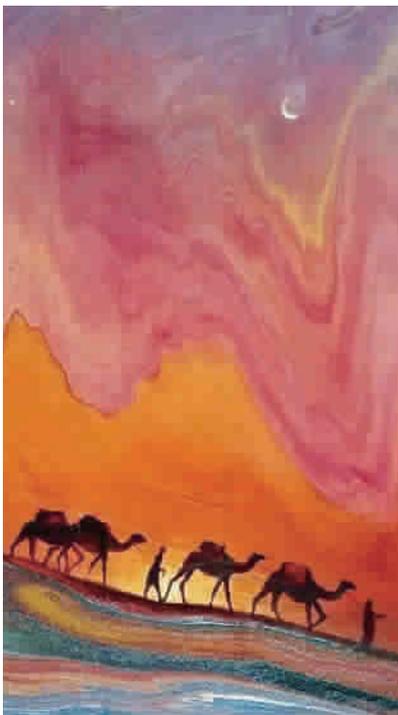
小伙子练到 30 岁,他与画盆演绎了一场艺术马拉松,练了十几年,颜料从什么角度滴入水、滴多少、滴多大面积,先滴哪再滴哪,哪些颜色会相互抬那些会相互踩……艺苗孕育寸心知。而立那年,水中画作一问世,立刻惊艳世界。

今年,他创作梵高自画像的视频一经发到脸书上,从 6 月 11 日开始的短短几天内,疯狂收获 2600 万点击。

古老技艺担负的是国家使命

水中作画笔者也有幸看到。那天恰好赶上教育部的一个活动,恰巧见到了 Ebru 的现场演示。原来,为了抢救濒危的艺术品种,学校开设了湿拓画(Ebru)课程。“Ebru”被阐释为“上面有各种设计图案的水纸”,也被称为“浮水染色技法”。

安卡拉的奥古斯都神庙附近,画师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盛满水的铁盒。其实,盆里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种混合了黏稠剂的液体,它的作用是把水和油质颜料分层,让它们无法相融,湿拓画便可尽吸颜料而成画了。绘画工具是啥?笔?错!马鬃和玫瑰花枝,奇葩抑或风雅,反正不走寻常路。画师注入一种、数种颜料,你马上就被神奇牵住了眼睛:漂亮的大理石花纹、月光下的海滨小屋,浪漫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来了。也许因我的面孔不同于



湿拓画作品

其他观者,画师看了我一眼:颜料浮在液体表面,慢慢扩散成线形。接着,另一种工具——金属针笔上场:绿色颜料往水中轻轻一点,马上出现一个漫散出去的圆,瞬间 3 个,圆被扯向不同的方向,笔麻利地来回划了几下,水波立刻成了一朵朵美丽的花,正惊奇间,一幅婀娜的《花儿朵朵图》就成了。接着,覆纸、轻点、缓拉、提起,水中的画就成了纸上的画,盆中液体竟无半点痕迹!

奥斯曼帝国时期,湿拓画常被作为专门的政府函件或外交文件用纸,为何?因为帝国太大,多大,横跨亚欧非三大洲,从 15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是其鼎盛时期,地域广大,政令如何保证不走样?于是采用湿拓文书,以示其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随着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消亡,这种古老的技艺渐渐失传。

好在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学校开设此类课程,给予带徒弟的画师以补贴,渐渐地,这门技艺新世纪以来又有了起色。现在,这门艺术搭上了“互联网+”,火得更厉害了。

“互联网+”下的湿拓艺术

注颜料,牵动颜料滑动,滑出银河星系一样的旋臂和涡云,点上橙黄、鲜红,划出悠悠的无料地带;棕黄、浅黄、黑须、点睛……前面说过加利普的那幅《星空下的梵高》最近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邀请他到最知名的艺术空间表演水中画作;各种电影、纪录片邀他前去担纲演出。

加利普·艾最喜欢的还是给孩子们作画,只要他发现观众中有孩子他一定要请其站在最前排,他说“传承最重要”,所以他为了让孩子过把瘾,他愿意毁掉自己的画作。在土耳其,热爱湿拓画传承的还有松居尔·索麦慈(ark Ci Gul Suomai),她的工作室在安卡拉阿尔滕达奥斯曼风情休闲艺术区,这里也被土耳其人称为“南锣鼓巷”。

晚上 6 点,索麦慈来到工作室,授徒卖画。用来作画的水看上去有些浑浊,其实是水和一种土耳其海藻的混合物,触感颇有黏性,这就是湿拓艺术的载体;所用材料也多是纯天然的,褐色来自大地,红色来自花朵,绿色来自树木……“湿拓,就是用大自然的力量、展示大自然的美,而艺术家作画时,必须保持内心平静”,索麦慈说。

色彩在水中扩散程度不一造就了不同的形状,其中的奥秘是加在颜料中的牛胆汁提取物。“这样颜色在水中的扩散会快一些,颜料扩散程度不一,是成就湿拓艺术的基础之一”,索麦慈边教边说。

她说,湿拓画的关键是溶剂和比例。浓度高了,液体就过于粘稠,使颜料失去良好的流动性;相反,如果水加多了,液体就太稀,无法得到理想的分层效果。而颜料有两种,一种是用笔刷蘸了在水中甩撒背景图案的,一种是在背景上作画的。两种颜料都必须与一定比例的水和牛胆汁调和、酝酿方可使用。这个比例的掌握完全靠经验。此外,环境是否适合也至关重要,比如作画时的温度、湿度、清洁度、安静度等。“难就难在经验,画师的价值就在这里。”她说,2014 年,湿拓画被联合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互联网+”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广为人知,国际社会重新认可这种古老的艺术,我也将继续努力探索和教授湿拓画艺术,让人类与大自然共同创造的这一水中奇幻之美传承下去。”

仅有热爱还不够

湿拓画的复活告诉我们,热爱是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的前提。如果不是热爱,索麦慈、加利普都不可能花费十几年的时间与面前的那盆水“恋爱”,多么枯燥的一件事啊!

可是,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仅靠个体的热爱,消亡的几率极大,所以教育部门将其列入学校课程,于是索麦慈、加利普们就能有一个体面的教师岗位,还能开自己的工作室,借助“互联网+”推广这门古老的艺术。

当然,对于个体来说,仅有热爱也是不够的,湿拓画还要平和的心境,你不平心静气地坐在盆前演绎一场“画盆与艺术家纯净的爱”,手随心动、心随手动,纯净到只剩下湛蓝的天和丝丝的白云,是不会有佳作出现的。而这种心境、境界的到来,须在“板凳坐得十年冷”之后;耐心值千金。正所谓:心如止水后,功到自然成。



孩子们对湿拓画有强烈的兴趣